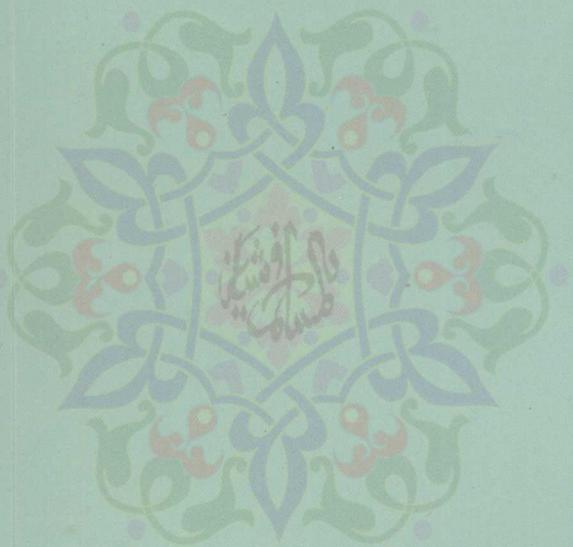


# 西安回族民俗文化

XIAN HUI ZU MIN SU WEN HUA

马健君◎著



三秦出版社

# 西安回族民俗文化

XIAN HUI ZU MIN SU WEN HUA

马健君◎著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安回族民俗文化/马健君著.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8. 2

ISBN 978 - 7 - 80736 - 360 - 6

I. 西… II. 马… III. 回族—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西安市 IV. K892.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4330 号

**西安回族民俗文化**

**马健君 著**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话** (029)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25  
**插页** 12  
**字数** 210 千字  
**版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3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978 - 7 - 80736 - 360 - 6  
**定 价** 25.00 元



尔德节会礼



拜开斋



摆衷贺



听讲卧尔兹



过圣纪



礼拜



接都哇 (资料照片)



回坊老街景(一) (资料照片)



回坊老街景(二) (资料照片)



家居门楣



营里清真寺小区



五十年代西安回族大家庭 (刘宝聪提供照片)



安家小院 (海景超 摄)



传统家居陈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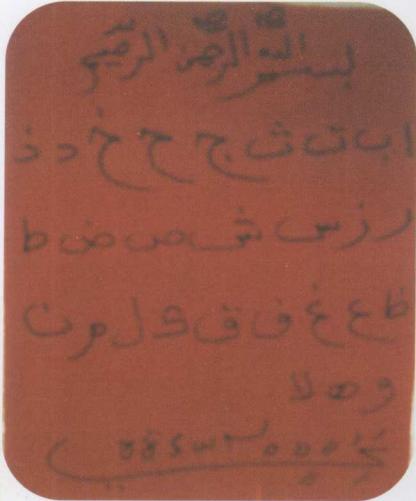
去人



攥手



念依扎布



阿语字母及音符（迎学用）



过乜贴



每人一碗



坐娃



站哲那则 (海景超 摄)

捞油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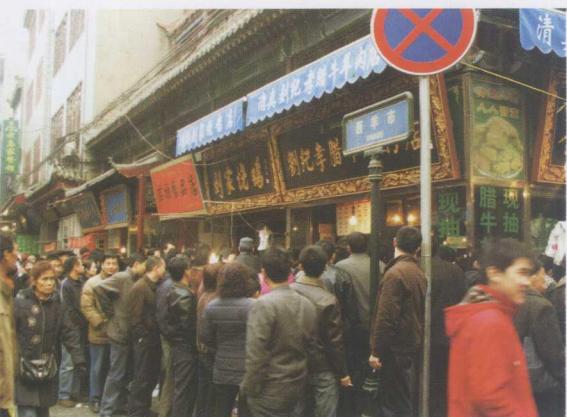


送埋





回坊风情街



购清真食品



春节前的麻家什字

# 序言：两大文明在民俗层面交往的 社会生活画卷

彭树智

我国民俗学的开拓者钟敬文先生对民俗文化学这门学科的界定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民俗”<sup>①</sup>，属于区别于精英上层文化的中、下层文化。它在民族文化中处于基础地位的重要层面。他所说的文化，实际上是广义的文化，是与文明同义，又包括了集体性与类型性、传承性与扩布性、相对稳定性与变革性、规范性与服务性等文明交往的特点，而且包含有社会组织、衣、食、住、行及社会风尚和意识形态等社会生活范围。正因为这样，他提出了“全人类民俗文化(各民族的基础文化)的科学的研究和历史(文明史)叙述，正有待于我们这个古国兼大国的这方面的学术成就以助力”<sup>②</sup>的厚望。

马健君同志的《西安回族民俗文化》一书，正是这方面科学的研究的学术成果。它从文化或文明的民俗基础层面着手，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两大文明交往的历史着眼，论述了西安回

---

<sup>①②</sup>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5期。

族的物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特别是从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与禁忌及清真寺和岁时节庆等民俗风尚诸多方面的全方位铺陈,为我国民俗文化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具体个案研究范例。它以资料翔实充分、论证严谨和文风、文笔朴实,以及尽心、尽责、尽力的献身精神,把本书组成了西安回族基础文化交汇的社会生活图景。

社会生活是人类文明之根。马克思有句深刻的名言:“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进步,都是当代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深处才取得的。”<sup>①</sup>的确,社会生活是人类文明交往最丰富的生活世界,“它不仅是经济方面,不仅包括阶层、等级、阶级、婚姻、家庭、社区、人口、民族、宗教、服饰、风俗、价值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然环境、气候、灾变等内容,而且和人们的食、衣、住、行、医、教、科技等生活、生存、生命活动息息相关。”<sup>②</sup>只有穿透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这些社会生活深处,才能全面理解文明历史的本质。马健君同志的《西安回族民俗文化》用具体的实地考察和自觉思考,阐明了民俗文化在人类文明的基础性意义,其中特别可圈可点的有:

第一,本书以写西安回族传统民俗为主,也兼顾不同历史时代特点,把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用类型和模式化归纳研究方法,通过对大量西安回族民俗文化现象的语言描述,既反映了文明交往的传承与传播,另一方面又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迁与变化;

第二,本书写西安回族民俗文化能将其与陕西回族历史背景联系起来,能将其与历史上的西安城乡回族状况联系起来,例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0页。

<sup>②</sup> 彭树智:《中东国家通史·卷终六记》,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34页。

如书中对当时城乡回族的物质生产方面的民俗生活的发现和开掘，虽略嫌简单，但难能可贵，显露出西安回族文化的厚重内涵；

第三，本书最可贵之处在于透过西安回族民俗文化现象的分析，深入探讨其背后的不同文明之间和同一文明之内的诸多交往关系，如伊斯兰文明、中华传统文明、关中地域文明、古今长安文明等等的融合，本书超越了一般民俗现象的平面描述，把视角集中于西安回族民俗文化中所反映的多种文化成分，在人们常见而未深思的种种文明交往现象中，洞察其传承、传播的民族性与宗教性、个性与交融性、传统性与时代性等文明交往本质特征。“文化存在于某一地区的人类集团的生活方式之中”，“文明是更高一级的文化存在”。<sup>①</sup> 伊斯兰文明和文化与西安回族民俗关系最为密切，是西安回族民俗文化的核心内容。本书重点探讨了伊斯兰宗教信仰在民俗风尚中的重要作用和宗教规范对西安回族社会生活产生的深远影响；本书对伊斯兰教信仰、禁忌方面做了专门的概述（第四章第一、二节），对于读者理解西安回族民俗文化的伊斯兰性很有必要；本书对西安回族民俗中的宗教习俗的梳理、归纳，也是可贵而有益的尝试。总之，上述文明交往的本质特征是文明自觉的体现，是宗教适应性的理性表述；

第四，这是一部填空白之作，也是一部有发展前景的开拓之作。在我国，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就宏观而言，已经有《伊斯兰文明》（秦惠彬主编）、《伊斯兰教学》（王俊荣、冯今源）、《伊斯兰文化巡礼》（丁俊）、《回族历史和伊斯兰文化》（林松）和《伊斯兰文化新论》（马明良）等著作。系列专著研究的，当推马明良主编的《伊斯兰文化丛书》，它从 2006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

<sup>①</sup>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55 页。

社陆续推出。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就微观而言,从民俗文化角度看,目前能见到的有《回族民俗学概论》(王正伟)、《新疆回族民俗》(本书编委会编)和《中国穆斯林的礼仪礼俗文化》(杨启辰主编)等著作。关于陕西地区回族民俗文化著作,尚未见到刊行面世,《西安回族民俗文化》可谓填补空白之作。另一方面,由西安扩大到陕西的回族民俗文化研究,由一般的民俗文化到深入到专门问题(如伊斯兰文明在中国的交往问题),都有广阔的开拓研究空间。当然,这需要多年冷静钻研,正如周燮藩所说:“尽管宗教文化热还会促使一些学者继续从事伊斯兰文化研究,但泛泛的研究恐怕不会满足各方面的需求,专题研究还须待以时日。”<sup>①</sup>

第五,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本书字里行间渗透着引人兴趣的细节描绘和伊斯兰教信仰对西安回族民俗文化的独特影响。诸如饮食、婚姻、丧葬、禁忌、节日、礼仪等的原汁原味表述,尤其在第五章对“七寺十三坊”的回族“圈寺而居”的人与寺、寺与坊、坊与坊的社会构成链结的民俗文化表达,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其中的奥秘在于马健君同志本人为回族学者,他受着伊斯兰教传统文化深厚的熏陶。他的父亲就是爱国爱教、德高望重的马良骥阿訇。这一点非同小可。家庭与寺院环境促使他非常熟悉回族群众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特别是对回族群众共同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等,有着丰富的感性认识和深刻的理性思考。这种背景对于马健君同志在本书中事关民族、宗教内容尺度的把握,至关重要,也正是本书的优势所在。

我一般不愿为别人的书作序,但对我的学生和中国穆斯林

<sup>①</sup> 周燮藩:《伊斯兰教研 40 年》,载《宗教研究四十年》,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年版,第 89~90 页。

学者是例外。我曾三次为穆斯林学者的著作作序。第一次是为李健彪同志的《执著岁月——回族史与伊斯兰文化》作序，他是“回族学”研究的积极推动者之一。我在序中曾希望中国穆斯林学者从人类文明交往的高度来理解、来阐释诸多有关专题，取得更多学术成果。第二次是马明良同志的博士论文《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的历程和前景》作序，这是一本从全球化大视野的宏观角度对世界两大文明体系交往研究的开拓性成果。我在序中写道：马明良同志“有兼通两大文明的优势，因此能从历史与逻辑结合上，把人类文明交往问题研究引入更加贯通的状态”，并提出了加强伊斯兰文明研究的建议。<sup>①</sup>第三次就是为马健君同志《西安回族民俗文化》作序，这是一本从民俗文化视野的微观角度，对西安回族中、下层基础文化和社会生活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从这些著作中，我看到了中国穆斯林学者的深厚研究潜力和强劲发展趋势。我相信伊斯兰文明研究在中国必将得到加强。为此我寄更多希望于中国穆斯林学界，尤其是青年学者。

由此我想到序言开头提到上世纪末钟敬文先生提出“中国文化三层次”说的“文化热”年代。民俗文化正是由民俗与文化相交叉而产生。当时我的老师周一良先生把文化分为狭义、广义和深义三层次，并提出了“深义文化”的概念：“任何一个民族文化都存在许多领域中共同的、最为本质或具有特征的深义文化。”<sup>②</sup>“深义文化”成为我的文明交往观形成的桥梁。我在写作《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一书时，有了文化第四个层次即“边义文

---

<sup>①</sup> 马明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往历程和前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10页。

<sup>②</sup> 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化”的思考。边义文化就是文化之间联系的“边际交往”。周老师关于“学问要得其间”的教诲，后来进一步促使我从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扩展到不同文明之间和相同文明之内交往互动作用的思考，进而从人类文明交往高度把握世界历史进程。<sup>①</sup> 人类文明交往如川流不息的长河，后浪推前浪，承前而启后，继往而开来，钟、周二先生在学术史上的劳作，激励着后人继续奋进。“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信哉，斯言！

丁亥年冬月于北京松榆斋

---

<sup>①</sup> 黄民兴：《用文明交往把握世界历史》，《文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